

近日,《水彩初心——陈希旦水彩画展》亮相中华艺术宫。年过八旬的水彩画大家陈希旦回到故乡上海办展,不仅呈现自己创作于不同时期的105件水彩画,向中华艺术宫无偿捐赠其中20件代表作,还带来了出自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乌拉圭等艺术家之手的16件水彩画精品,让中国观众一睹水彩画艺术在世界范围的感染力。

2006年创办上海全华水彩艺术馆,2010年发起上海朱家角国际水彩画双年展,近年来,陈希旦的身份远不止于水彩画的创作者、研究者,而更像是水彩画的交流与推广大使——把中国的水彩画精品送出去,把世界范围的水彩画佳作请进来。

长期以来,水彩画被视为不值一提的小画种,17岁就开始学习水彩画的陈希旦隐隐有所不甘。他记得,老一辈水彩画家潘思同先生1978年曾在给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希望你们把水彩艺术早日繁荣起来。”这句话始终令陈希旦感觉责任重大,尽管如今的他不再年轻,却依然执著地想把先生的嘱托传递下去。在陈希旦看来,水彩画或许不太适合表现一些重大题材,却浸润着太多的生活美学,这样的美同样值得人们珍视。“艺术没有大小之分,只有能不能打动人心之分。你看李白的诗歌虽然短小,却精辟而富有气韵,对于文化的影响是极大的。水彩画就像诗歌,像轻音乐,水与色交融出的画面赏心悦目,悠扬流畅,潜移默化提升着人们的艺术修养,这就够了。”

▲陈希旦水彩画《夏日外滩》



年逾八旬的陈希旦,一生致力于水彩画的创作与发展。在他看来——

“小画种”水彩画里,有值得珍视的生活美学

本报记者 范昕

每一天的外滩,都难以复制,每一次的画面,都独一无二

徜徉于展厅,不难发现陈希旦对于外滩这道风景情有独钟。他画外滩画就是半个多世纪。在他看来,这样的人文景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,尽管外滩的建筑外形是永恒的,内涵的变化却是清晰可辨的。比如出现在此次展览的一幅创作于1962年的《外滩公园》中,树影掩映着一幢两层的白色小楼,流淌出静谧与悠然。这样的景致如今早已不复存在。陈希旦2015年画下的《夏日外滩》,则是沿黄浦江由南向北望去的风景,万国建筑巍峨耸立,中山东一路车水马龙,马路两旁行人的衣着透出时尚,也透出清凉,到了2017年的《外滩晨光》,笼罩在金色霞光间的,有历经沧桑的外白渡桥,也有陆家嘴的上海中心、环球金融中心等城市新地标。

“夏天的上海,太阳从北外滩升起,而冬天的阳光,从十六铺码头升起。”陈希旦的水彩画基本功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外滩写生中练就的,看光影为建筑、江波、街道调色,有时是浅

蓝色,有时是暖橙色,有时干脆透明到发白。陈希旦出生于距离外滩不远的广西路一带,从小伴着海关的钟声“土生土长”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属于他的青春岁月,陈希旦每天都会和画家朋友披着晨曦早早起床,在黄浦江边铺开画纸,对景写生,甚至互相比较谁画得多、画得妙。只有当一早完成了几张画稿,他才能舒舒服服去上班——为了抢时间,他也时常放弃铅笔打轮廓,直接毛笔上水彩。“水彩是偶然性很强的艺术,水与色的渗透有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。每一天的外滩,都难以复制,每一次的画面,都独一无二。”陈希旦说。

也正是外滩题材的积累,似让陈希旦怀有“人文景色的情结”,此后他的水彩画创作多以城市人文景观为主,画晨曦之下的悉尼大桥,画巴黎塞纳河畔的奥赛博物馆,画伦敦街头的皇家马车,画罗马斗兽场前川流不息的人群……陈希旦坦言,“这大概就是外滩对我一辈子创作的影响。”

将国画用笔用于画面,是他对水彩画民族化的一种探索

水彩画作为西洋画的一种,百余年前由传教士传入中国,最早就是在上海的土山湾一带。舶来的水彩画如何具有东方的韵味、感染中国的大众,数十年来陈希旦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,也以身体力行的创作探索着水彩画的民族化。在很多外国同行看来,陈希旦的水彩画就是东方水彩画的代表,画中的光影水韵荡漾着含蓄隽永、宁静悠远的诗意。凭借这样的水彩画,他也成为英国伯明翰水彩画会中唯一一位中国籍会员。

“水彩画的民族化,应该是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有机的内在衔接,而不是形式上的拼凑。”说出这番话的陈希旦,对于东西方艺术均有透彻的理解。他告诉记者,西洋画和中国画有很大的区别,比如西洋画讲究写生,中国画讲究临摹,西洋画注重色彩对比,中国注重随类赋彩,西洋画运用焦点透视,中国画运用散点透视……最终,陈希旦从西洋画尤其是印象派油画中领悟到的是“光”与“色”,

“不同时刻的光能够呈现不同的色。同样的草堆,莫奈画了27幅,有春夏秋冬,也有晨昏晴雨。”而中国画令他最有体会的则是用笔,“黄宾虹说过,一张好的画,局部来看就是书法。这其实是指要见到笔墨。中国的毛笔表现力强,能够体现丰富的变化,笔尖可以画细,扁下来也可以画粗,有线有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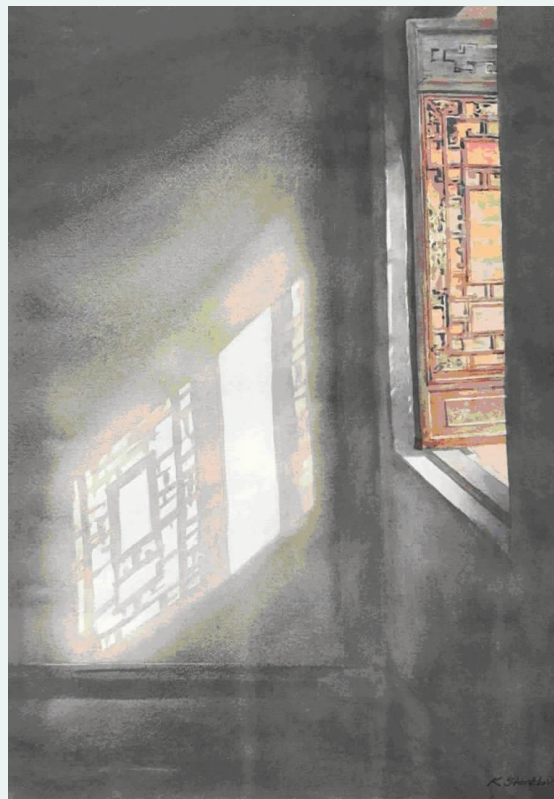
用光来构图,用色来造型,用笔来写神,陈希旦渐渐明晰了这样的水彩画创作目标,让画面自然而然流淌出东方韵味。比如他描绘建筑物时,就借鉴了不少中国画的用笔,建筑的墙面以国画中的“枯笔”利用水彩纸表面的凹凸纹理加以呈现,而建筑比较细腻的地方,运用的则是类似国画中的“皴”法。

“无论东方艺术还是西方艺术,其实有一点是相同的,那就是画出来的画要能感动人。国画讲究气韵生动,印象派讲究气氛,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”陈希旦说。



▲美国艺术家约翰·萨尔米能水彩画《熙攘攘攘》

▲俄罗斯艺术家康斯坦丁·斯德尔夫水彩画《窗》



▲澳大利亚艺术家大卫·冯·努能水彩画《悉尼港湾》

观点

日益普及的水彩画,正在唤醒大众的艺术创想

过去二三十年间,在世界各地,水彩画经历着有目共睹的变化——这样一种以水为主的媒体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青睐。并且,专业向业余的溢出,在水彩界尤其明显。

日益普及的水彩画,正在唤醒大众的艺术创想。此次展览同期举办的研讨会,广邀国内外艺术家、研究者共话“关注当下,水彩对话”。与会专家却不约而同提到,水彩画入门容易精通很难。如何运用充满自发、即兴魅力的水彩把内心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,值得深思。

专业向业余溢出,水彩界尤其明显

从前,水彩画似乎像一个辅助的画种或是工具,为创作油画和壁画作准备的速写和练习。今天,水彩画却拥有着空前数量的创作者。美国水彩画家约翰·萨尔米能坦言,美国水彩画创作的数量,要比其他任何画种的都要多。几乎每一个州、城市都有各种各样的协会和团体组织各种水彩画兴趣班。很多知名的水彩画家不仅会为初学者开培训班,提供信息和教授基本知识,也会为已经有绘画经验的,有一定水平的画师们开设大师班,帮助他们在技术和理解上更进一层。英国水彩画家大卫·珀克松也说,英国人对水彩画情有独钟。他们之中多数不是职业的水彩画家,而是喜欢参与各种兴趣班和活动的爱好者。不少水彩画家还提到,水彩的现状是世界大同,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领先或落后,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格局。很小的国家、很偏远的地区一样可能有很棒的水彩画家。

水彩画深受大众的青睐与其平易近人的特性不无关联,它所需要的材料简单、干净、便于携带,本身也容易入门。不过,在很多人看来,传播水彩语言最重要的工具其实是互联网。俄罗斯水彩画家康斯坦丁·斯德尔夫指出,通过网络,越来越多的美术爱好者可以欣赏和分享水彩作品。这使学习水彩画的人数量大增,其中不少人更踏上专业的道路。一方面,互联网的出现,让更多的人可以感受到水彩的力量——水彩画是透明的,透过层层颜料,人们始终还可以看到白色的纸,而电脑显示屏的亮度恰恰格外适合用来显示水彩作品。另一方面,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,人们都可以接触到一流水彩画家的授课视频。网络上的教学视频,已经成为重要的自学和自我推广的工具,水彩大家不仅可以和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作品,还可以传播高质量的教程。

人们还可以对水彩画怀有更多的期待。王维新说:“水彩画不应局限于简单地反映自然和生活,创作者需要在走进自然与生活,观察、感悟、理解、思考的过程中,得到精神上的提升,从而形成自己最原始的艺术积淀。这种积淀最终厚积薄发,才能表现出创作者自己的情感、思想、技术的融积物——形成具有个人灵魂的独特作品。而我们今天需要的,正是这种特立独行的最基础的原始积淀。”他认为艺术之本质是被触动了的情,诗化了的情,是情感深化的属人们精神上的产物。如能以此高度去对待艺术,方能推动中国艺术向前迈进。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则提出:“水彩是不是可以超越工具或者表象,有观念的表达,让包括中国观念中的诗意、哲理,成为作品精神、思想、气质的综合体现。”

“水彩最终传递的是一种情调与气氛。网络时代,有些创作者甚至没有耐心等待水彩的晕染和灵动,又如何让画面显示出宁静与从容?”艺术家兼艺术评论家陈楚君感叹。

“很多水彩画创作者走的是商业化的路,什么好卖画什么,画中却缺少了些生活的味道。”陈希旦坦言。

“现在画得很好的水彩画很多,但画中真正有思想内涵的不多。怎样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,将水彩画规模的扩大变成质量的提升,我们可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。”水彩画家张小纲说。

在专家学者看来,时下水彩画面临的一大尴尬在于,尽管普及,在普及过程中却缺乏对于作品内在精神的提炼。而越普及,恰恰越需要提升。如是情形,摄影领域同样存在——如今世界上第一大艺术参与门类就是摄影,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,人人都可谓摄影师,而摄影大家依旧稀缺。

画面能否跟上技法的千变万化

有人指出,水彩画的技法非常容易出新,水与色的结合足以产生十分丰富的艺术效果。而偏偏,如今水彩界的作品与千变万化的水彩技法相比,显得单调得多。“用千篇一律的色调、程式化、格式化的技法手段来表现不同的地貌、不同时空变化下的环境,容易导致作品



▲法国艺术家珍妮恩·歌莉娅水彩画《船》